

门里弄，很难看出道台衙门的本来面目。实际上，在1933年集贤邨建造之前的二十多年中，此地已非道台衙门旧貌——1911年辛亥革命，起义军发现末任道台刘燕翼和所有官员均已逃之夭夭，便找来煤油一把火将道台衙门烧了。“目前，老城厢里保护较好的老建筑，包括集贤邨、龙门邨，其实都是石库门新里的模样了。”

涌嘉说，“但对于老城厢来说，这些都是其发展到20世纪才出现的建筑。而从城市演变的角度来讲，老城厢在700年间的发展是连续不断的，它不同于如今上海市中心其它区域多是近现代城市规划中比较常

见的成片住宅区和横平竖直的道路体系。老城厢保留了传统的江南市镇形制，如各种弯曲小路和丁字路口，又在传统建筑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升级，多了不少20世纪早期建筑比如小型里弄，我称它为难能可贵的江南古城2.0版。”

位于庄家街34号的毛勤业堂，界碑仍在原处。记者踏入小楼，二口的连廊、木制花窗，依稀能看出昔日模样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陈败表示，自己

自2011年左右开始进行界碑收藏，从董家渡等地拆旧，到位于虹口区七浦路66弄的牛痘局旧址等等，都曾留下过陈败驻足的身影。“特别是老南市诸如十六铺等地的拆迁，引起我关注的是或埋在土里或被丢弃的界碑开始出土。”陈败说，“我当时正参与拍摄相关纪录片，感觉那些界碑扔了太可惜了，就开始收藏。一开始，拆房子的人问我，你要这些破石头干嘛？我当然觉得这些是宝贝，



上图：2023年方浜中路上的四牌楼。摄影/陶磊

但在拆房者眼里这些石头都是要处理的。”诗人戴望舒在《诗论零札》中有一句话，“八宝楼台，拆将下来，不成片段”。陈败当年所看到的，则是老楼拆下后，一些雕花的木头被卖到苏州木渎，由当地中转入一些市场，为一些古建筑行当的人最终收藏、所用；来自四川的一些收购者则从事收旧砖工作。但他们并不特别区分界碑与砖瓦。于是陈败开始特为收藏界碑。当时，他还找到一位在当地工作了十多年的环卫工人，请他帮忙在有界碑的地方做个标注，这样一下子就找出很多界碑。

指向怎样的明天

“界碑就是房屋建造的时候，放在墙角的两块石头，一般是斜对角，也有放在门前的。并不是所有的界碑都有收藏价值，我实现的界碑的价值在于集中性的收藏。”陈败如此说。目前，他已经收藏了七十余块界碑，藏之位于浦东大道288号富橙投资大厦的有恒博物馆。

在涌嘉看来，陈败这样较